



龍馬風骨

柳州市企业改革创业纪实



广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象苍穹的闪电，象掠空的飞鸿。80大潮，90旌歌，十年改革，十年创业。中国神州，八桂南疆，柳州龙城，到处到处，留下铿锵撼人的龙影啼声，划出一串串壮烈的轨迹，犹如高昂的音符，犹如激越的旋律，合奏成一曲改革开放的雄浑乐章！

桂中腹地，柳江先人，三姐遗风，河东诗魂，水木清华，文明累积。二千年的历史升华，造就了一代代勇武、外向、活络、奋进的气质、精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股狂飙涌起，欲动中华。不是密雨斜侵，不是惊风乱飐；不再是“百越文身地”，不再是“音书滞一乡”。现代柳州人得风气之先，八面纳风，敢为人前，他们“扬龙马精神，愿天下都乐”，顺应时势，在改革大潮中奋起搏击，破浪向前。正是这千万人的艰苦奋发，努力贡献，柳州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南疆新兴工业重镇，成为中国五十个工业实力较强的城市之一。

改革的精神理当歌颂弘扬，创业的艰辛理当彪炳史册。于是，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一些企业和人物，撰写成集。目的是想把这一时

• 龙马风骨 •

前言

期柳州企业改革创业的一连串坚实的足迹留存于世,激励后人。我们纪录的不是柳州工业企业改革创业的全部,甚至书中企业、人物,也不是列举他们这一时期的全部历史。我们撷取的只是这一时期部分企业的一些足迹,一些片断。有所遗缺,在所难免;笔力所囿,写作也有不尽人意处。但是,人们仍可从中窥见龙城十年风云涌动,闪光所在,及其中显示出来的柳州人引为骄傲的“龙马精神”——这正是编者、作者的目的所在。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生长在这桂中腹地/承继着源远的泽韵/二千年古城摇篮/造就成海岳精英/啊,山水来归,黄蕉丹荔/啊,发扬遗泽,继武前贤/啊,九曲柳江,东流急进/……

——愿以这首诗献给书中的人,和更多未在书中,却一直致力改革,默默劳作奉献的人们:让我们继续前进,创造新的未来!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深得柳州市有关领导,宣传、新闻、文学界的朋友,有关企业领导的关心支持,在此仅表衷心谢意!不足和遗漏也敬请读者鉴谅。

1991年10月金秋编者于柳州

目 录

前言	(1)
柳钢人	明文(1)
祖国在我心中	
——记江佩珍和她的“甜蜜事业”……陈明贵 柯天国(18)	
明天更美好	
——柳州市第二塑料总厂纪实……韦振仕 牛 韵(31)	
雄浑的商界乐章	
——柳州糖业烟酒公司改革纪实……关国培(45)	
三维空间交响曲。	
——广西第二安装公司风采录……杨 奔(58)	
撑起大厦的秀才	
——记教育大厦总经理王信宏和他的同事们……	
……徐胡晓林(71)	
飞羚，飞羚	
——宾光振振兴柳州市飞羚皮件总厂纪实……	
……徐义鸿(85)	

• 龙马风骨 • ————— 目录

肖氏现象

——柳州市第一位招标承包国营罐头食品厂

厂长肖刚华实践录 韦振仕 马铭(100)

龙腾背上的丰碑 韦源辉(114)

雁起白沙

——柳州市第二棉纺织厂改革前进素描

..... 王家荣 韦宝毅(131)

愿天下都乐 练日贵(139)

在西郊新开垦的处女地上

——记中国有色第十一建机械修造厂

..... 田景丰 龚宝华(150)

刚柔相济 曾仕龙 李定余(161)

芳香千里

——写在市日用化工厂 林冬(176)

九十年代的太阳

——来自柳州水泥厂出口创汇的报道

..... 金彦华 张麟书(188)

银幕春秋

——柳州市电影公司十年改革纪实 杨立晞(196)

那灿灿的银荔 廖大海(209)

泥与火的艺术 黎规友 钟浩金(224)

• 龙马风骨 •	目录
九头山下	廖家英(235)
默默无“蚊”的奉献	沈培光(249)
又一座鱼峰	
——记改革中的柳州市啤酒总厂	伍 杰(262)
展开志向和热爱的双翼	
——记覃庶年和柳州搪瓷厂	林 玉(276)
仙葫万年春	海代泉(286)
大风歌	
——柳州机械厂改革创新曲	
.....	罗群 胡平 蒋爱华(295)
他找到自己的坐标	
——章崇廉奋斗的足迹	胡惦仁(309)
灯花火正红	
——柳州市床单厂管理艺术扫描	苏 展(327)
再塑冶建魂	古亦忠(339)
物贸华尔兹	
——记柳州二轻供销公司	马宏威(354)
坐南朝北八面风	
——记沈大毛和他的伙伴	黄志诚(367)
金声回鸣	吕锦华(383)

• 龙马风骨 • ————— 目录

龙潭清流沁心脾

——柳州市龙潭饮料总厂改革创业计谋一瞥………

..... 杨步岳(398)

翡翠灵光

——记翡翠楼经理杨骏 韦俊海(414)

柳江河畔的蔡伦传人

——记从三千吨小型企业迈向三万吨的大中型

企业的柳州市第二造纸厂 黄 劲(427)

小小颗粒成大业

——柳州市味精厂兴衰纪事 龙京才(440)

天鹅纪事

——来自柳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的报告 李定余(456)

车轮滚滚

——五菱汽车崛起录 范绍赓 王家荣(465)

明 文

柳 钢 人

历史的投影里似曾响着昨天的回声，而最真实的笑容，却是写在今天的脸颊上。

——笔者题记

公元1988年7月1日，是柳州钢铁厂30周年厂庆的日子。柳钢人很有历史意识，精心编印了一部百余万字的《柳钢志》。作为献给社会的一份厚礼，它装帧得精精美美，印刷得漂漂亮亮。

当我决意采写这篇文章时，忍不住翻开这部如同精装《辞海》一样的大书。骤起的心潮自与十里钢城的历史风云一同翻涌，而最快跳入我的眼帘且时时刺激我思维神经的，却是几串敏感的数字：

1966年到1979年，柳钢累计亏损1.83亿元，亏损额相当于每个广西人白白赔进5元钱。

1980年，柳钢首次扭亏为盈，当年盈利307万元。

1980年至1987年，柳钢效益连年猛增，累计盈利1.9亿元，仅

• 龙马风骨 •

1987年利润高达6012万元，竟比1980年增长18倍多。

.....
真该从心底欢呼：万岁，1980！

1980年，这个在柳钢史上该用金字书写的年头，是它将戴在柳钢人头上整整14年的“亏损大户”的帽子扔进了柳江河，是它让柳钢人一抖雄风而从此扬眉吐气！

人们当然会注意，正是这个1980年，共和国大地拉开了改革的序幕。改革，为柳钢人提供了展示一切的契机。

历史似乎从此多出了一份感情，而柳钢人更没有负情于历史！

几个有限的数字未免嫌于枯燥，可它们都还沾着柳钢人的体温。于是这些数字就象磁石一样吸引我的心向，让我去探索去发现那些真真实实的柳钢人。

形象：在信心和价值的粘合中重塑

柳钢人的形象是什么，一句话显然说不清。

有心人只是没有忘记那两个历史的镜头：

△70年代初，现任厂长褚朝元刚来到柳钢。一天去工人宿舍，他竟看到有位工人正用刀片把新领的工作服上印着的“柳钢”两个字悄悄刮掉。

“这不是挺好的吗？刮它干什么？”

“好？穿它走到大街上，人家不截背脊才怪呢，那么大个厂，年年亏损吃白饭，羞死人！”

褚朝元的心好一阵颤栗。

一批58年进厂的创业者听说此事，心里也在较劲：当年我们来这十里荒原，天作帐，地当床，洒血泼汗建起个“柳钢”，难道就这么

不值钱?

憧憬和现实发生了误差,好让人困惑。

自然不能夸赞那位工人失重的自尊心,但也似乎不好过份责备他。当时全厂1万4千多职工,还有1万青工有待“鸳鸯配”,厂内是“阳盛阴衰”,女子大量靠“进口”。人家听说你是柳钢的,先问,有房吗?再说你们那个厂,不是国家给养着,早该倒闭了,往后我跟你回农村看牛去?

——羞辱中的形象,说不出还有多少亮色。

△70年代某一天,一辆汽车从九头山拉白云石矿回来,也不知是车子太破还是司机大意,穿过柳州大街时,碎矿石撒了一路。人家管街道的可是有心人,认准你是柳钢的车!一个电话叫过来,对不起,请厂部赶紧派人去当“清道夫”!能不去吗?只是苦了两位“清道夫”,在行人的白眼和嘲讽中扫的是屈辱。回来后气就不打一处出:“老子不干了,柳钢的脸已被丢在大街上,往后怎么好见人?”

——这件事的蕴涵很复杂,但有一点值得深思:难道堂堂柳钢人的形象就该是这样?

柳钢人需要自信、自强和自尊!他们从心底呼唤着。

那些动乱的岁月不好去追寻,柳钢人默默地。而机遇终于来了:就是1980年!

柳钢的决策者们深信:改革能创造奇迹。柳钢人不仅要用智慧和力量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要在信心和价值的粘合中重塑自己的形象。

随着生产力的大解放,柳钢变革旧的管理体制,在改革路上先后迈出了三大步:“盈亏包干”——“包、保、核”——“联产联利”。而在每个迈步中,口号都是那么鲜明而响亮:“厂兴我荣,厂衰我耻!”

口号触动着人们的深层心理。因为柳钢人体验太深刻。个人的

• 龙马风骨 •

自尊必须与大厂的自强紧紧拴连在一起。

经济效益明显地蒸蒸日上。决策者们不忘把实事一件一件地做，让那口号看得见，摸得着。

于是，50多幢崭新的工人宿舍楼，就在昔日千打垒的旧基上站立起来。4000多户住进新居。

于是，8个频道的闭路电视、价廉质优的管道煤气伸进每个家庭，随心所欲的精神物质享受，只是一扭开关的事儿。

于是，水上公园、游泳池、旱冰场、娱乐舞厅……这些时尚宠幸之物相继出现在十里钢城，而且档次不比别人低。

……

本来么，柳钢人的档次就不低，走到人前更得象个样。他们绝非那种只靠物质享受的外壳来膨胀虚荣的人，但在他们身上，物质的富有体现着创造的艰辛，透现着“厂兴我荣”的底蕴。当他们去花前月下与初恋对象约会的时候，当他们在卡拉OK大度潇洒的时候，工作服上的“柳钢”二字，已经开始闪耀光彩。

他们终于豪气十足地宣称：“我是柳钢人。”

遗憾的是我没有亲眼观瞻1987年那场以“我是柳钢人”为题的全厂职工大演讲。180多人登台，那该是怎样的气势！所幸我还能从留存的讲演稿中，聆听柳钢人当时的心声：

“进厂那一天，我就把身子交了厂。生是柳钢人，死是柳钢鬼。那年头，我们住的毛毡棚，睡的大地铺，为了炼出广西第一炉钢，我们什么都拼上了。而今看到厂子越办越兴旺，我的这身工作服没有白穿。”

——这是一位老人的话，很有历史纵深感。

“说实话，前些年看到人家干个体发了财，大把大把甩票子，我

• 柳钢人/明文 •

心里痒痒的，总想离开厂子捞钱去。后来一想，我是柳钢人。一个国营大厂的工人，应该为厂分忧，为国分忧，怎能如此鼠目寸光，小家子气？”

——这是一位青工的话，富有现代气息。

“改革开放，我们柳钢腰杆挺起来了。本来么，柳钢的脊椎就是钢做的，柳钢人的脊椎也是钢做的。我们共产党员，更应该是钢骨铁筋。”

——一位党员这么说，他大概是联想起“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了。

“说句‘我是柳钢人’不难，可做起来也真不易。‘柳钢人’意味着什么？‘艰苦奋斗，改革创新，拼搏进取，顾全大局，当家作主。’这是我们企业的精神，它就写在我们旗帜上。”

——一位基层干部这么说。

“我虽不在第一线，但我心里总惦着每一炉铁，每一炉钢，每一堆焦炭，每一块轧板。因为，我也是一个柳钢人。”

——一位家属也如是说。

壮哉！“我是柳钢人”。

柳钢人多情善感，别看这句话质朴得如同裸儿，却是一种情感的升华，一种信心与价值的升华。当人们认定自身的价值已与事业的命运熔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质朴许多。

有位女行车工，家住在市里。有一回，处理家事误了晚班公共汽车。她站在路边一摸摸，把手一招就叫了辆“的士”。

“去哪里？”

“柳钢。”

• 龙马风骨 •

“有急事?”

“赶上班!”

“哗，你们柳钢莫不是开金矿啦？上班坐‘的士’，这车费够你做两天，花算？”

“不花算，但值得！”

“的士”女郎的价值观念跟不上，仍在云里雾里。

可女行车间工自有的一种价值观，它是和责任和使命连在一起的。她当然没有意识到，只此一举，她已在人前重塑了“柳钢人”的形象。

境界：原自本色的升华

1989年10月中旬。十里钢城突然沉浸一片静穆的气氛中。机器仍在轰鸣，人声却少了喧哗。

人们在沉痛哀悼一个人。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他叫陈言炳。为了抢救烈火中他人的生命和财产，他献出了自己只有39岁的宝贵生命。

那场火灾发生在厂区之外的柳铁第二线路大修段的职工临时住房区。如果说与陈言炳有关的话，那仅仅是因为他因公外出骑着单车恰巧从这里路过。他是以“路人”的身份扑向烈焰的，而心身拥抱的则是一个高尚壮美的灵魂！烈火肆虐，浓烟滚滚，他临危不惧，悲怆呼号，救了东家又救西家，救出了老人又救小孩，他一次又一次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当4户受灾人家大小18个生命完全脱险之时，陈言炳却被烈火吞没了身躯……

哀乐低回，泣声唏嘘。追悼会上，人们面对黑边像框中那张忠

• 柳钢人/明文 •

厚老实、诚直善良的笑脸，心里涌出的当然不只是悲伤。人们不能忘记，这位平凡而普通的工人，在来柳钢的19个年头，他一直都把厂里的事看得比命还重要，哪里有重活难活都是争着抢着干，而把一次又一次评先进、分房子的名额主动让给了别人。人们也不能忘记，这位技术熟练的电工，利用工余时间无偿为工友们修理了多少家用电器，而把自己平常积攒的零用钱也都买了材料贴进去。人们更不能忘记，为了接济一位孤鳏的老人，他从牙缝省下好的吃食，一次又一次带着笑脸给送去……

陈言炳的身影虽在那场无情烈火中消失了，可他留给人们的思索似乎还很多很多。

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不正呼唤着雷锋么？原来雷锋就在自己的身边。

谁说“人生缘本皆自私”？谁说“老黄牛精神过时了”？请来看看陈言炳！

11月13日，厂党委、厂行政向全厂职工、家属发出号召：“向舍己救人、助人为乐的好工人陈言炳同志学习”。《柳钢报》连版载文学习陈言炳。

柳钢人确信，在陈言炳的身上，正集中展现了一代柳钢人的心灵境界；这是在炉火与汗水蒸腾中的境界；这是在阶级本色与时代特质交融中升华了的境界！

于深深的激动中，沿着陈言炳事迹所暗示的这条思路，我有意避开热烈壮观的场景表象，去专情瞄视几个真实的人事散点，借以透视柳钢人心灵的某些幽微——

散点素描之一：

这个中等个儿的中年人，名叫严绍才。这名字多次上过报，记

• 龙马风骨 •

者称他是钢厂的“铁人”，而在人们的传说中，他又被称作钢城的“保尔”。只有他自己认为什么也不是，只能算是经过“重新组装”的柳钢人。

原来是9年前曾有过那个沉重的日子。严绍才为抢修炼铁高炉，被失控重物压成血肉模糊。病情诊断是：左臂折断、两根肋骨断裂、肠移位打结、腹腔多处积血，生命危在旦夕。总算被医院救出一条命，可这是经受四次大手术“重新组装”的身躯，而今断臂和肋骨生长错位，严重肠粘连，时发肠梗阻，体重锐减40斤……

记得在那生命垂危的时刻，严绍才曾把妻子叫到床前：“我恐怕是要见毛主席去了，你莫要伤心，要好好照看孩子，长大也当柳钢人！”

严绍才未曾想到竟能活下来，能活下来，就说明这世界仍还器重他，需要他。

于是迫不及待三番五次找领导，要上班！

有人劝着他：“老严莫犟了，你身子是经过‘重新组装’的，哪能挺得住？”

老严说：“可我这颗心，还是共产党员的！”

还能说什么呢，严绍才把话已说得精透。

领导无奈，只好“约法三章”：重活不准干；累活不准抢；高空不准上。

谁知几天下来，“约法三章”便全然失效。

炼铁分厂2号高炉大修改造紧张施工，急用工件必须轮番运送到火线。有人抢着干上了，一会儿开着行车，一会儿又开卷板机、剪板机，上上下下一人顶着几人用。——这是严绍才。

炼钢分厂抢修转炉，清除炉顶废渣是场“硬仗”。高空作业工地窄、难度大、危险多。有人悄悄上去了，一干就是老半天。——又是

严绍才。

1988年那场大洪灾，结构队工地几台马达淹没水中。有人冒着瓢泼大雨涉水抢救，为拆机件半个身子泡水几小时，待到干完这一切，他的身子累倒了。——还是严绍才！

几年过去，人们简直在惊讶：这个老严，莫非身子骨都换成钢筋了？

只有老严的自我感觉最知底细，他的每一个行动，哪怕是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付出痛苦作代价。伤残的骨节嘎嘎作响，来自腹内的剧痛更是难以忍受……

可他硬是豁出去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过是想尽一点主人翁的责任，大不了再去‘组装’一次。过后还是一个硬挺挺的柳钢人！”这便是严绍才的回答。

散点素描之二：

当我走近这位老起重工的时候，便油然生出了联想：他才真象一台起重机！高大壮实的身坯，两片厚唇绝对不善言词，一切行动和表达似乎都出自那两条粗壮的胳膊……

他叫吴诒挽，52岁，1958年参军，1966年复员后进厂，现为修建部起重班班长，1990年被评为厂标兵、市优秀共产党员。因为是班长，事事要带头，汗水要多流，这是没说的，因而他也就象一台起重机，负重，负重，再负重，一直都在默默地承受。

可他身上的负荷比别人更重，简直要超载了。他是半边户，远在博白的农村老家，还有一个多病的妻子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每月除了用80%的工资寄去养家糊口，他没能为病妻弱子尽更多的力。他为此而内疚，但有啥办法呢，他是柳钢人，他的整个身心属于钢厂。

• 龙马风骨 •

有次休假回到家里。却听到厂里有座炉子大修的消息，便急忙收拾行装要回厂。妻子温柔中含着忧怨：“能不走吗？一年盼到头，怎么几天就又走？”

“厂里要大修，在家我能睡得稳吗？”

“少了你，别人不也照样修！”

“可我是班长，是党员。”

……

有次上班时，突然接到了家信。家里唯有的那头耕牛出事了。吴诒挽心急如火燎。可眼下抢修任务正在火候上，他不能离开身子，也不便让人知道内情。于是拧了下浓眉，揉了那家信，跳上机台又是默默地干……

要不是修建部领导带人走访半边户，谁也没料吴诒挽竟有那样一个“家”：一间半破房，吃住拉撒全包那里头，大小五口挪不开身子，两个小孩只好寄住学校。

人们同情之余又有些埋怨：“这个吴诒挽，这么多难处怎么从没吐个字，硬要装哑巴？”

于是领导和工友送去了建材，社会主义不能忘记他。

可是轮到工资搞晋级，吴诒挽在上报名单时被漏了。他却仍是不作声。修建部主任赖全发现这情况，差点发了火：“好你个吴诒挽，你的哑巴亏还嫌吃少了吗？”

吴诒挽嗫嗫嚅嚅解释了老半天，理由似乎还是那一个：他是党员，他是班长！

散点素描之三：

1989年，那段燃料告急的日子。物资处的采购员植祖球又长途出征了。